27

萬氏宗譜

上海图书馆
登记号码
JP 00000769

黃岡萬氏心齋公宗譜卷九之一

一家紀述卷內但以文體排纂世次後先非所拘也

傳

四賢傳

奇英

黃岡之地多湖武湖之濱萬氏昆季四人居焉長蘇伯公諱里春中壬子副車次師二公諱爾昌登丙子賢書吳梅村先生極賞之叔退修公諱爾昇冠軍江夏水向若先生特拔焉季舒季公諱爾暴英年遊泮武昌皆以文名一時後徙居於鄂同時文章鉅公交

上海圖書館藏

遊稱莫逆如鍾陵熊先生鶴樓李先生鄔蓼陽周梅
城諸先生互爲推許齊樹幟於晴川黃鶴之間可謂
名噪一時者矣無何遭癸未甲申之變缺十一字同
心泉石不復問功名事伯也顏其居曰寶稽堂十畝
之間代食維好塗其語於壁千古文章一時事業□
□□□悠悠卒歲撰其志恨不得與金陳兩前輩共
驅策焉仲也顏其居曰頤莊雖兩上公車奈官書催
迫上道恐以觀望招嫌兩番場中故爲小疵以豫厥
心有頤莊詩文稿行世一篇之中三致焉意越中毛

會侯擬以晉處士陶靖節先生洵不誣矣叔也顏其居曰誦抑堂閉戸著書搜句每遇一題或三十咏或百咏有滋言史求等書裹足不入城市不以面目示人缺十三字志可知矣季也不幸早世賫志以没嗟乎一門之內可謂借隱多人歟

萬氏七子文傳　　壽祖

吾族明初自江右來代以文事傳家世遠年湮前此者不可得而見也逮我伯祖父蘇伯公師二公祖父退修公叔祖父舒季公幼年文壇競長聲名藉盛於

啟禎間厥後敦大節守大義不屑以文章自炫著書
樂道閉門教同堂丈夫子七人皆屹然成一代鴻儒
迄今讀其文可想見其概焉大伯父諱爲隨字靡瞻
蘇伯公出也作文必焚香危坐如對聖賢不事尖巧
不履捷徑堂堂正正望而有春容大雅佩玉冠裳之
概二伯父諱奇英蘇伯公出也以高超之筆寫奇異
之思務去陳言獨抒新義如周亞父襲吳從天而降
令人不可測度三伯父諱境字其容舒季公出也旗
鼓森飭攬轡安閒不矜氣不使才整而能暇威而不

猛其四則吾父也諱燦字季方退修公出也可以縱可以收神龍變化不可端倪縱橫斜整無非妙義如項羽救邯鄲孔明擒孟獲如衆壑朝宗萬山赴嶽洋洋乎難以言語形容也五叔父諱爲壯字田來師二公出也思致清苦法韻兼優如子房借箸太原裼裘議論風生絕無寒儉之態賈誼王勃有遺痛焉六叔父諱爲懌字怡如師二公出也深思雋刻必使題無剩義如密網取魚如密篦過髮雨驟雷馳黑雲四集巍巍乎使人可望而不可即七叔父諱爲愘字敬儒

師二公出也清姿雅韻水到渠成如聲金石臭若芝
蘭逢時利器也今羣從且二十餘人其不逮前人遠
甚猶當爭自濯磨戰戰兢兢使無墜先緒以承先啟
後勗諸

序

史求自敘　　爾昇

今人動言上下千古難言哉居今稽古簡編煩冗而不可詳況欲取而論定之世運懸殊是非倒置則莫適所從以是俗學倨侮較眛目面牆之人其患尤甚余負質魯下間一觀史背則忘之即稍能記憶又不足以明其故是以重自愧焉雖然不可不以爲事也此有口耳之學焉有身世之學焉有一時之學焉有百年之學焉人攜一史童而習之白首勿遷將舉一

事而不能包其本末舉一人而不能悉其終始則口耳何可少也然按蹟而尋黑白羅前而不知其所以然則以義類未深不能出一說以奪之也夫以數千年其以一人一事必傳于後無論流芳遺臭意其分量自有足以歷久而不磨者則將以流覽之不啻其感憤之索幽發覆以我之精神與千古之精神相遁而出而後黑白無所逃此一法也家私其智人炫其奇操觚者類欲自見一斑雖云飾心亦將藉以磨切入裏然而恐見其偏者全者遁矣見其小者大者遁

矣見其半者半者遁矣夫前有千古後有萬年何可
欺也古來一人一事安可一論經權與時勢頓殊初
終與生平亙異將欲致其愛則其譽之也亦若其謗
之將欲致其怨則其抑之也不若其揚之出其眼光
心力如訪客之期于一逢還家之期于入室以我奔
命千古而不暇即以千古奔命于我而不暇夫固一
時快百年亦快者也此又一法也人之言曰如子之
論前人之說備矣我所為學或口耳或身世或一時
或百年欲其自得力而已人心不大殊絕學者不可

以苟同亦不敢以立異其以翻掀昔案不可也其以
闡發遺言何不可也其以收合餘唾不可也其以符
券心裁何不可也則將參之伍之錯綜之有炳然大
公昭烈日星者此不合而合者也曹好曹惡蒙錮已
深晦而朔矣剝而復矣此不合而合者也其或因微
而知巨即此以見彼視陳言不啻瓜梗而得手亦有
筌蹄此一合無不合者也我學何學敢與昔之人分
長短哉但以閱一史則往來百代拭目而狥之復冥
心而討之不可不出其權力使前人之智識皆無所

著亦不可不出其權力使前人之論雖皆有所歸自信其欲當於古之心不敢必信其有當于古之事自信其有務自己意之心不敢必信其有不襲人見之事自信其有不得罪于前之心不敢必信其有當歸功于我之事凡以我所汲汲不肯自暇逸者惧于因循欲于因循求之惧于意見欲于意見求之如前所言四者亦若有志未逮求云者得不得未可知之詞也

含飴集自序　　燦

爲人祖而猶拈題作對偶語垂頭刳腸無論不工也卽工矣識者亦應捧腹大笑然趨事苦晝短閒身苦晝長終日兀坐環堵中所遇無故物無可寄心大是悶事且茁然者踵錯於前教舍此無以教學舍此無以學如街頭老乞兒癩體垢面慣唱蓮花落樂此不疲一日釋瓢鉢便索索無人理亦苦海中生趣也余年踰六十矣少壯所著皆隨手散失間有存本多爲吾鄉好事胠篋攜去并不遺以稿年來竊一提筆兒輩竊揶揄或不樂以此煩苦我乃內外孫知文墨者

五六人內孫朝夕膝下外孫歲時來省視至則必命
題以課或遇枯窘余私擬一篇目贖贖起稿付內孫
曾眷（廷璜字震東）謄寫意止敷暢題理爲後生說法原不
計工拙也曾眷既積少許而又私以其意徧處搜羅
一日啟其匣中合小大題則已成帙余爲一鮮頤此
子竟能顧廼祖與思乎因顏曰含飴集余時唇齒倘
完好能含棗栗徧飴內外孫計十年後齒定剝落且
盡爾時爾輩各當以飴復飴我作反哺狀未可知也
因記其說于簡端丁亥年七夕前一日述岑書

懷先錄自序　　娛祖

余性鈍拙一無所能回念生平殊多悵恨甫四歲先
祖即令發蒙誦讀之暇或對字或破題無間寒暑朝
夕焉十歲便教以八股業其於反正虛實茫然未之
知也先祖亦不計其不知也者故一篇之內苟有幾
希可取必夾傍圈出以導其心竅方其看文也筆未
落紙即以兩指鍥予手背往往見血曰汝不極痛記
必不堅至今瘢痍可猶睹云丁卯先祖謝世先父仍
以先祖之教予者教之合一家之弟兄聚同里之朋

友每課必羅列環侍兩兩對勘較其高下使無虛縣閱以生愧勵既閱之後予文刻刻在其胸中故不拘時地或大聲以呼或細語以命曰某字乂易某字某句又易某句甚至再三如是者二十五年庚寅臘月先父見背予以老大暴棄之身間於文藝是非去取都無商確求從前之耳提而面命者何可得乎去年予於破簏中見其紙刓字剝十去六七矣不得不重錄之而又傷其真蹟之不存也然真蹟不存而要其改訂塗抹之筆墨與其精神究未嘗不昭然於目而

了然於心焉則仍然如見我祖我父矣不然兩代提撕自愧纘承之不克一生浪廢惟悔磨礪之未工肯留以作笑罵之柄哉故名之懷先錄云

周易圖說自敘　　　　年茂

丁卯春余方出都門以時乳彭兒遲兩月未能就道乃從黃侍御雲門假周易讀之於數觀理會見大意有得則記之語無倫次日寓安錄蓋是時余閉門不見賓客而同志猶嚦就余李給諫同侯兄弟趙侍御然乙蔡侍講葛山知余之有是余亦時出以相質爲

樂也已而歸悔曰易之道大矣望海而不至將毋以
斷港絶潢譏來許不可遂棄之距今五年矣今皃能
視案上教之方名適同里友人來携太陰六甲圖以
示因憶此帙尋敗篋得之余性善忘久自廢自少至
今輙有作燬其槀否亦消虫鼠盡焉而此帙獨存且
完豈有數存其間與近然乙亦致官去同侯諸君子
訛余近諂者數矣而余維往者之重有勤乎此也因
次其圖說係易範爲正編他日者言列之雜編而補
其未備者十二三焉旣存之以自考亦俾彭皃之長

也知而藏之而亦以志余一時聚散之感之深也乾
隆辛未年夏日年茂記

東溪存稿自序　　　　　　　　　　　　　　　　希濂

昔人云課試之文使人耗精疲神終於困苦敗壞而
不得成材顧予之從事於茲亦幾困矣幼親庭訓習
舉子業即不喜蹈時趨必力追天崇國初諸老長往
反江漢稍肆力於唐宋大家古文酷嗜半山而兼及
子固稿中一二簡峭之作猶曩日家塾鄂渚所規橅
云夫孜亭全學南豐為其氣體較醇余因具饔食先

秦兩漢經義註疏者二十年於斯昌黎非秦漢之書不讀此志也今所慎選蓋十居三四後遊吳魯齊趙抵京師業成均先後三年竊擬可廣穎濱之見追與國子先生周旋類雅善詩酒琹棋歌曲丹青鷹頭小楷諸技曾無一及制藝者中丁內艱歸里館荆沌陽圻春余未稍懈嗟乎南轅北轍鹿鹿奔馳更不下十餘載稽其學問進益大率在玆太史公至崆峒過涿鹿漸于海浮于江淮而文思愈壯余敢曰然乎已庚北闈皆叨房薦鄭靖江師獨擊節歎賞謂瓣香在東

鄉世詎無伯樂特無千里馬然作者固難識者不易昔人又傷之矣越三秋補充國子教習方刻晷督課之不遑何暇自爲若見獵心喜則有之而汰冗歸醇亦多屬居燕所訂緝夫語焉不詳者稿也擇焉不精者濫觴也爰檢行囊得百廿餘篇顏曰東溪存稿存其可存且誌不可存者尚賒也或以余行將爲風塵吏更弗暇營舉子業度經濟文章理無歧出余正不以向之耗精疲神窮日之力從事于斯爲重自罔也天道之往復人事之變動與讀書閱世之甘苦淺深

均足以老其材而玉女于成時文豈真敗壞人心之具也哉

義水草自序　　希濂

楚近刋稿者蓋罕自余友程拳時時文出而同人頗不紕謬焉余與訂交最早緣轍歧南北不相見者七年矣每聞向余弟索余近作殆有厚期乎余也噫余三年至京師僕僕長年學將不殖而落時文小技耳日與諸君子遊固未有言及者間或一二人及之衆必捫口而笑意以爲迂不達時也余亦遂不復置喙

云窩自思素不習蠅楷粉繪花酒博奕之爲究何所
事事偶而有觸又覺技癢非余之必爲此迂不達時
也所謂結習云爾余前燕都草一編謬蒙同學許可
倘未得與拳時面訂也憶庚辰北闈潦倒就試教習
當不暇作歸計客諷曰焉有太學先生三年而不省
親者乎余即日南旋問視未匝一月復有義水山長
之舉茲編前十藝皆爾時課示生徒者餘則午未兩
載京師偶作也其中頗順時好殊無足取况此道今
人棄如土少陵已有言矣以蠅楷粉繪花酒博奕風

流自喜之士所目為迂不達時者余終不憚煩應亦訝然笑矣雖然其於結習何又聞拳時日將謁選部遂不揣妄誕輒加撿彙並前草以便就正而決去取之衡云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冬十月既東溪氏萬希濂自序

三餘隨筆序　邑

兩儀之未分也渾然爾爾已自天地剖判而萬物生史墨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物越而後有數也物之情也余性健忘事之連類及者欲以一二數每不能更

僕終其物夫數之不陳義於何曉算博士笑人矣余以丁亥補弟子員論策科舉之文目與二三昆從肄業及之竊見三場五策言及於數者不一而足因於三餘之暇上自經史子集旁及稗官野乘瑣說巵言儆容豫隨筆之意凡事之麗於數者稽記之星霜代更筆墨遂費擬之雜組用代行廚後十有三年舉於鄉自此春官三上兼以衣食於奔走道路之調遭二萬餘里徧其山川遐吊風月移情種種可泣可歌之狀日不暇給此事束之高閣者七年於茲戊申來游

漢上匪惟餬口亦以息肩每於酒後更闌書空咄咄亦時以筆墨解嘲偶檢舊簏得向所抄錄者頗嫌其淩雜鹽米亦復不自收拾已而自憐其日力之費也因爲分類檢輯刪其煩雜有未備者一二藏書之家幸不以一癡見吝備觀補綴都爲一集爲卷百有二十爲類三十有二名曰三餘隨筆從初志也往歲夏五壬子練九（王旒字練九安陸人庚子舉人）晤余於邯鄲道中殘樽下馬叩以近作何狀余姑以隨筆述其顛末壬子笑謂類書汗牛何用續貂且天地間虛空破碎無有而

已無無而已其於渾沌也何尤今必緦緦計之是重爲七竅鑿也王子之言直寄焉爾夫以余髮種種學殖之荒落自揣奚似不爲網羅放失余實無能爲役爲問天地間縱橫九萬里所有一切世界成住壞空八十轆轤結算一十三萬四千四百萬年其間之生生不息者名命之數紀之不知凡幾人以逆旋其間又烏能以有涯隨無涯窮其數之所至哉隨筆云者見見聞聞其亦仍以一二數之意也云爾乾隆戊申

秋重陽日三峰氏書于沌陽旅舍

位齋綱目約編序

余嘗聞先大夫年十四五時偕諸叔季輩讀經之餘兼及紫陽綱目謂不知史學無以悉古今事變不熟綱目無以識史事源流而立言因亦無據時家位齋兄與先大夫年相若亦得從事其間居舍約距三里許間日往還互相論難藹矣兄天性孝友其見於言動間者温厚端整有恂恂古君子風余猶及見之生平績學工文而艱於科第因一意以著述爲事至老手一編不輟吾父解組後每過從詢及近詣以類輯

全史對為心賞久之然其時尚編集未成也迨余通籍歷宦風塵二十年兄歸道山久無從得見其書適主講江漢書院其次孫喬山以全編出示得寓目焉余素讀史自三國六朝後不勝繁冗掩卷即忘今幸備覽乎此綱目已提其要更參以外史續編並載先儒緒論至已有所見亦時附之條分縷析如登秋山以望百川何其快也喬山云茲編遞經繙檢於其父與其兄而後及身又積十數年踵成之以圖觀完善間於其中增益論斷研覈較詳蓋年已近七十矣時

館蒲邑熊茗齋明府官署晝夜手錄竣事明府亟深
嘉嘆議將爲鋟梓行世余甚韙之竊惟綱目之作原
於通鑑體裁正大卷帙亦宏富矣今復旁稽列史依
例增減芟蕪取萃約之成編欲不支不漏俾觀者較
若列纍而不苦其繁具功甚鉅事亦最難夫豈特隅
見而可刻期成者則此書之著謂非讀史之津梁乎
哉吾於是見兄之採薈全書一歸精核心力實畢瘁
於斯得喬山之纘述而吾兄所爲惠迪後學者其靡
盡矣梓巖弟承宗謹識

三餘隨筆序　　希煜

蓋聞德之大曰生生而不已物之數有萬萬從其盈惟物有象而象有滋故名以命而數以紀九疇八卦龜用馬兆圖書兩地參天乾坤莫逃奇偶書定以成歲三百六旬易贊而生蓍四十有九錯綜參伍詳哉言之原始反終居可知矣然而入甲乙丙丁之庫萬卷纘紛問雲龍鳥火之官千年汗漫縱便便經笥數之或忘即一二侯鯖食旨者寡五車學富目窮虎觀之篇三篋書遺心昧兎園之册所以銖銖而積猶莫

記其源流矻矻而窮究難稽夫一二者也吾家三峯
先生業承秋水居號樸齋纘瓜緒而思綿過鯉庭而
凜訓才如製錦粲粲成章學似穿珠纍纍不斷披經
乙夜期銖兩之無遺射策丁年務纖毫之必中以故
屢魁小試首冠賢書封策既曰無雙制藝何慚第一
猶以難窺全豹屢切集狐苟凌雜米鹽掛一或以漏
百惟舖陳巔末觸目可以驚心外史方言盡入揚雄
之鉛槧仙經諧記並登李泌之牙籤有數目而皆計
無奇零而不錄自丁祖戊廿載於兹蓋精力全在此

書而名曰三餘隨筆是書也其益有三其難有四類
三十有二卷八十而全下暨蟲魚上該星象天數地
數既綱舉而目張一物一名亦條分而縷析事有證
據不棄實採華説有淵源必先河後海門分戶別有
相淆而部勒精嚴互考參稽即附見而規條細密縱
橫幾萬里上下數千年此總括之難難者一也十三
廿一之文浩如煙海七畧六帖諸部繁比繭絲字字
璣珠莫罄文園之寶言言河漢難窮善水之波釋部
道流或以奇而不採鼎圖石鼓或以僻而不登縱有

經心止云騰日初焉開卷問篇章而井井有條倏爾東書考梗概而茫茫莫記此涉獵之難難者一也加以世守一經非如山藏二酉旁搜五典或者學碍三塲身處衡茅何從問西蜀難知之字步艱金馬不獲讀東觀未見之書豈借助他山亦難資麗澤而蒲編竹簡不遐棄乎零星麟閣鴻都或敷求於借乘此採取之難難者三也而且幼侍雙親之下長惟一木之枝漢上河南幾歲空勞館穀燕風朔雪長年屢與計偕痛顛墜於喬枝能無疾首傷分飛於鸞鏡豈曰忘

情乃色養不廢書田敦慈幃之詩禮穀貽惟憑紓藝森子舍之琳瑯月緯年經用爬羅乎此道風晨雨夕亦收拾乎斯文遂以錙銖之取竟成結構之奇此專壹之難難者四也備此四難遂資三益文章之患患在於膚縱筆鋒以鬬捷言或多尤肆墨瀋以翻波中非有物風雲月露盡是李戴張冠影附雷同無非我佩子黻二萬六千之甲子誰記於麟經七十有二之姓名莫稽於馬史詩賦之患患在於雜飣餖爲言糠秕何堪可口剪裁無法綈繒亦不章身市珍異於鄉

村原非出處浮艑舫於港澮豈得源頭游陸海而泛
潘江觀之炫目薰屈香而摘班黯聞乃沁心策論之
患患在於油飾大帽以裝頭巧作躲逃之計指他岐
而托足善爲浮蔓之言語而不詳欲對幾同羊望數
焉難悉下筆未免狐疑不登董賈之堂詞枝猶費未
入歐蘇之肆記醜胡爲誠以此書公之同好助我學
人如指上羅紋絲絲經眼似家中珍寶點點銘心佇
見稽古居今學問則元元本本抽毫染翰筆墨亦灑
灑洋洋豈止掇科名拾青紫而已哉煜文非繡虎技

止雕蟲學欲積而苦難修欲來而何自書非有肆豈
炫以求沽説並無鈴焉振而待叩何幸全書賜讀大
義旁搜用實罄懸借開茅塞庶追踪雲路可徵故實
之諮卽佯跡林間亦當稽求之義序言未就旣心賞
者三年筆下無端勿口吟夫千字乾隆壬子年端午
後五日弟惺軒希煜謹題

三餘隨筆序　希科

蓋自一畫開天道於是明卽數亦於是始顧學道者
主於窮理窮理則一神兩化千潭共印得其意不必

舉其辭殊途同歸一以貫之而已若以數紀者主於
徵實徵實則一致百慮所見異辭所傳聞又異詞是
必極搜羅之富考據之確稱引之明晳編次之整齊
方可以薈衆書而成一書擬之得意忘言得言忘象
者爲較煩焉曩予與伯氏三峰兄讀書樸齋日肆力
於對策科舉之文庚子同舉於鄉當是時兄以解頭
領鄉薦所謂文以載道者固不以虛車飾也又以其
餘取經史子集之言及於數者彙成一帙盍全乎數
之可陳者也余一時官匏繫相見日淺未獲望其崖

畧戊申春以丁外艱解職讀禮餘閒得以縱觀是編取於易詩書三禮三傳諸經者固正而有則取於諸子史以下至於稗官野乘亦繁而不濫有同一事而彼此參差不相合者固兼收而不廢自存是說而前後棄取不相侔者亦並誌以參觀大之綱常倫紀小之日用飲食遠之天地古今微之草本蟲魚與夫一切有數可紀者莫不理其緒而分之比其類而合之其用力亦云宏矣雖然數之所紀莫非道也所謂道非徒索諸虛無杳渺不可見聞之域也即此千條萬

緒至繁至賾其淳者可以悟道之旨歸其雜者可以
觀道之蕃變其至一者可以會道之統宗其不一者
可以見道之流别徵實之功正可爲窮理之助歟與
道同條共貫一而二之實二而一之者也適者大吏
以文來促予予亦時往崇陽學署寄惟是鬱鬱兹土
哉昔陶靖節移居南村其敝廬吾愛也疑義相與析
也云爾是則予之不能無介然於懷也夫庚戌嘉平
月弟希科德璋氏謹識

困學紀聞集譜序　　年茂

曩予居館職時讀中秘書經史子集味乎其言之書三昧之擇焉而精者必以困學紀聞爲稱首顧其中回穴幾於索解不得閻何兩先疏通證明又不能推類以盡予以一得之愚證嚮今故有意其推本之而卒於簪筆持槖日不暇給泪乎歸田一二大吏敦請迭主河東江漢嶽麓豫章各書院一時從遊日衆每大都授經史子集之類以旁通者時亦多所發明而口授流傳不獲筆之於書數十年來有志未逮也乃者課兒承宗論策科舉之文數典不忘不詭隨於後

人所羼予叩以從何來謂是從兄蔚亭集證之所云
云也少選蔚亭來與坐談晻然若合符出其稾以質
於我心有素契焉者因促之梓蔚亭顧謂縵密不能
麓苴學者紬是蚩洽符也予告之曰是則然矣抑予
之縱史問世謂非見所見者之必盡盡然也予恐隙
中窺鬬一家之是非未必質之人人而皆同且予正
恐彌望黃茅白葦之使人概以從同也子之集證者
證之予予卽欲以子之證於予者證之世而因以自
證焉蔚亭唯而退維時承宗劍於旁因命次其語著

之書首以諗海內博雅君子儻有窮無窮極無極集
以證者之不轂於此予老矣跂予望之伯父南泉氏
書於頤莊舊書房時年八十有八時維乾隆五十有
九也

左傳列國人名分編自序　希槐

左氏之學漢志春秋家世本十五篇隋志杜預左氏
經傳集解三十卷釋例十五卷京相璠春秋土地名
三卷春秋諸大夫世譜十三卷唐志顧啟期大夫譜
十一卷劉寔左氏牒例二十卷孔穎達春秋傳正義

三十六卷世譜大夫譜牒例無傳世本間見於杜氏集解孔氏正義土地名間見於酈氏水經註其存者釋例十五卷而已五代時蜀人馮繼光撰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春秋年表一卷國朝陳氏厚耀撰春秋世譜一卷顧氏棟高撰春秋大事表五十卷四書相輔而行互有詳畧皆能補杜氏之所不及然名譜世譜年表事表各自為書卷帙繁重人欲裒而集之萃成一編未遑也歲丙寅館於東絃箏耕之暇讀左之爰摠二百四十二年人物事蹟分國排編以事繫人

以臣繫君以君繫國凡二十有五國其人少而事畧
者則以小國概之其在隱公元年以前者則以古人
概之編年則取諸史記世家馮氏年表顧氏大事表
名字謚號則取諸馮氏名號歸一圖氏族則取諸世
本杜氏世族譜陳氏世譜國名地名則取諸京氏土
地名攷證以大清一統志按年編次釐成四卷其辭
約其事該其用力也省而尋檢也便爲左氏之學者
觀乎此亦登高自卑之一助云

王制樂正崇四術順詩書禮樂以造士四經也而曰四術古無經名也經之名昉於經解名篇解經六而六經亦不以經名翟酺曰漢文帝始置一經博士五經以經名而列於學宮者惟詩而已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詩書易禮春秋五經之名始於此唐太宗以經籍文字多訛詔顏師古考定五經立五經博士五經與漢同但漢春秋用公羊唐春秋用左氏此其異也宋史國子助教十人分掌十經易書詩三禮三傳各一經論語孝經合爲一經范成大石經記

僞蜀相毋昭裔依唐太和國學十二經舊本琢石學
宮闕公穀二傳國朝皇佑中田元均補刻然後十三
經始全宣和中席文獻又刻孟軻書參焉參孟子於
十二原未嘗合孟子爲十三也朱竹垞曰大戴記在
宋曾列爲經故一時有十四經之目十四經云者增
大戴則經爲十四除大戴則經已明爲十三而當時
亦不以十三經名經之名爲十三也自明初頒十三
經註疏於學宮始大鈞播物坱北無垠視日月而知
衆星之蔑也窮經者壘守經義經義外另辟畦町如

鄭耕老勸學篇大小九經共四十八萬四千九十五
字周櫟園讀書記五經中所載人物共三千六百人
合而去其重者則三千三百餘人葉仲堪重編六經
圖四百三十五通志圖畧譜七經圖二十三藝文畧
八經圖三十五踵事而增不問主人翁將字之增減
人之參差圖繪之鹽米淩雜何以別黑白而定一上
下數千年經文訛誤有意其推本之未數數然也間
亦有之有專門名者宋范諤昌易證墜簡一卷鄭漁
仲書辨訛七卷國朝翟均廉周易章句證異十卷此

一經之考證於一人者也有兼權計者唐張參五經文字三卷唐元度九經字樣一卷李鉉春秋二傳異同十卷歐融經典分毫正字一卷宋毛正誼校監本六經正誤六卷岳珂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一卷明嘉定章道常病六經訛謬考訂同異者三千餘字國朝顧炎武九經誤字以明監本字多訛脱考石本及舊本正之惠棟九經古義漢魏諸儒文字異者博引以証之此一人而兼綜數經者也有掃落葉而後起息者唐郭京易舉正三卷自稱家王弼韓康伯手寫

周易及石經校正一百三十五處二百七十三字宋
洪容齋取其明白二十處載之隨筆中國朝惠棟九
經古義云周易舉正家無是書據隨筆所載皆因王
韓之註謬加增減考以李氏所錄漢易乃知其妄者
十有一惠又云唐人五經正義篇次紊亂且多俗字
諸家異同動盈百數此七十餘字皆當改正者桓譚
新論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書四百餘字宋
朱晦菴孝經刊誤取古文分前為經後為傳合為一
章刪去子曰二引書者二引詩者一凡六十一字以

復經文之舊傳文刪去先王見教以下六十七字以順則逆以下九十字元吳澄孝經定本改今文為經一章傳十二章其序次亦非舊貫之居國朝毛奇齡孝經問一卷駁朱子判誤吳澄定本設為問答十條以證明之讀書記儀禮士昏禮脫十四字鄉射禮脫七字士虞禮脫七字特牲饋食禮脫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七字皆秦火未亡於監刻者國朝張爾岐謂十三經監本儀禮脫誤更甚取石本及吳澄本校摘其脫者八十字誤者八十八字羨者十七字倒置者

六處計十三字經文誤細書一字註文誤大書混經文者二字他如一壹二貳三參廟庿醋酢弄棄于於視眡婈嫂摯贄惟唯大太廿之爲二十卅之爲三十與夫黙畫小誤者概置之此皆一經而遞更於數人者也我聞在昔先民有作或得少而足或掛一而漏問有爬羅剔抉考證十三經而觀其大全者何居乎未之前聞也甚矣窮經者之難也予弟蔚庭素稱博物困學紀聞集證家南泉太史旣序以行世矣課業餘閒又取十三證經文之訛異者集成證異一百卷

予官宜城寓書例言一則倣韓文考異之例先標經文某句提綱頂格大書尊經也次以漢魏諸儒各家專本文字異同及各經註疏史傳諸子漢唐註釋唐世類書所引諸經異同跳出低一格書之又次以名家辯駁文字之所以異同或字異而音義同或字異而音義亦異綴以已意更低一格雙行書之不敢貳於經也乙亥來歸自宜取其書流覽至竟貿之例言曰信其徵引也博其考核也精其力不懈而持之久其志不紛而凝於神見青天則雲霧盡撥尋廬山則

面目皆眞後有作者弗可及也已昔人謂著書須是
前世所未曾有與後世所不可無者方可光藝林而
垂奕禩今是書也自古在昔得未曾有矣世之相後
其以爲絶無僅有也我不敢知曩者家太史之序紀
聞集證也謂夫一家之著述未必質之人人而皆同
集證證之予予轉以證於予者証之世則予今日之
序證異也亦如家太史之序集證也云爾予故牽長
書之以證於世之留心十三經者嘉慶己卯陽月小
盡日伯氏三峯邑書於聽松山房時年八十有一

玩易堂時文序　　　　鼎琛

吾宗聚族而宅於武湖之濱自江右移居迄今十七八傳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以孝友詩書爲箕裘相砥礪蓋四五百年不怠然率筆耕館四方非歲時伏臘不得常相會南泉太史叔祖以直節宿儒年開九秩優游林下者五十載居屋相比每至蔚亭叔館講論古今娓娓不倦常謂繼起者必惺軒姪也比穉識之每以不獲朝夕從游得所師承爲恨歲辛酉同赴春闈旅舍孤燈坐論每徹三更始得窺叔涯涘知肆力

於詩古文詞者有素也是科均遭擯斥相與勵志都
中壁相間有疑必質有解必徹吟聲不終夜絕亦藉
以相督責發篋陳書爲揣摩計壬戌叔與吾俱薦陳
遠雯先生門下吾倖獲而叔仍黜蕭然出都一肩行
李羞澀空囊然遇雖迍而志不稍挫乙丑叔始獲雋
余已鐫職館中行自傷亦以傷叔之雖遇而未始盡
遇也孰意一麾出守叔先驅而余亦繼至嶺南聚首
天耶人耶亦遇會之適然耶自後民社各膺郵筒往
返而簿書倥傯送迎歷碌迄無寧晷平昔之身心性

命以之者幾如一行作吏此事遂廢而文字中之夙緣亦曷嘗不日往來於懷哉庚午夏各因公復晤省邸得盡讀諸作知先輩典型於茲未墜向所云畧窺涯涘今竊望洋而嘆也其全篇具在雅健崢嶸識者自有定論余特誌其聚散之由及師承之有自云

時

嘉慶十五年六月朔日姪璞軒鼎琛題於羊城之大佛禪房

孫子兵法輯證序　　成斌

士人束髮學爲文必先講求於規矩準繩什什伍伍井然於心而不亂及與會所到緯地經天無不得心而應手者以法講於平時而妙生於熟後也作文如是用兵亦然夫文德以致治平武功以戡禍亂五材並用誰能去兵三代之時寓兵制於井田人盡知兵尚矣春秋以降古制寖微此孫吳司馬兵法所由作也國家安不忘危訓練有素自可臨陣以折衝不然武備弛於恬熙一旦有事兵籍不足而爲招募招募不足而爲鄉團欲以新集之兵猝爲應變吾恐金鼓

作而敗端見矣然則用兵之必有法也可不講歟王
子仲夏予讀孫子喜其書因搜羅累代之言兵事者
輯證各條之下至於陣圖車戰別爲一書閱數載而
竣事予友曹穎生方伯朱靖洲侍御見而題之謂疏
通證明援引精確誠爲將之智囊行兵之寶筏也序
以勸梓予聞靦然而笑以爲生平結習使然不過敝
帚自享耳要未敢持以示人而輕言兵法也然雖法
也者意也昔之言兵者以意而制爲法後之言兵者
因法而通其意神明變化在於一心亦若世之爲文

者上下古今胸具數千年載籍之理而吸其精華遺
其糟粕至蹈襲前人一句一字而不能則所謂興會
所到緯地經天無不得心而應手者其妙又在語言
文字之外豈沾沾於成法是守也哉時咸豐丙申春
月芝圃氏書於戒欺齋之南軒

益江窗課存稿敘　　鼎洋

嗚呼吾四弟之亡也三年於兹矣其平日所作詩古
文章自丁亥春病篤時檢而藏之書笥中至今未嘗
啟而視之非無暇及此也不忍寓諸目恐觸目而傷

心耳湘蔭少衡同年吾弟中山受業師也回南後聞
弟凶耗哭之痛遠道寄書纏綿悲切師弟子之情未
有如此懇摯者己丑六月接自中山所遺書備述易
屏山同年量移鄧州延主南陽書院并以屏山爲刊
師白山房草如干卷寄余師白山房草少衡經世之
學悉於是乎在余刺中山時有志授梓而未逮屏山
有心人也與我心同而力有其過之爲不可及也少
衡先宦於閩調首邑遷鹿梓司馬皆有聲後不樂仕
進樂於栽成後學一時知名士多出其門來書云將

彙刻及門諸子詩文爲誌暫錄屬檢弟窗稿郵寄以
結今生翰墨緣余深感少衡之篤於師弟之誼而益
爲吾弟痛也爰以數年窗課全鈔寄呈以備採擇嗚
呼弟之生也師以其才之可用也而愛之弟之亡也
師以其才可用而不能用也而惜之他日者師白山
房草經世之文壽世之文也吾弟倘得與及門諸子
附驥尾而名彰九京有知其又何憾耶抑吾弟負笈
來直自甲申至丙戌三年中師事者四人事少衡先
生於定州歲在丙戌其最後也諸君之愛其才與少

衡同諸君之惜其才不與少衡異茲彙集課藝詩文共得百餘首依年之次序分爲三卷曰京華曰北平曰中山乙酉京闈遺卷附北平草後依年也北平草無詩多散失也尋獲補入可耳嗚呼目之所觸能勿傷於心乎心有所傷能自已於言乎援筆敘之何禁痛哭者久之

福海翁課孫襍詠序

樹堂侄好學敦行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者也幼遭生母殂謝賴嗣母撫養成人嗣母出麻邑世

族鮑氏節且賢淑每至其家見母子相依如命較世
親生者其慈孝倍摯以此知侄之有真性情焉侄生
一子時熙弱冠補弟子員素以勤學邁疾甫博衿即
不起境遇值此萬分難處矣時熙遺一子甫三歲雖
弄孫聊可自娛然顧此呱呱在抱烏能望其成立且
已成已立者尚不可保而待成待立者又何可恃耶
斯時諸交遊者咸爲侄危懼其以憂勞至傷生焉各
思有以寬解之及與遇絕口不言其家事又絕無憂
戚之態存諸形容人之欲相寛解者所擬寛解之辭

遇則一無所用噫奇矣又十有餘年呱呱者漸已成立能讀祖父書學爲文章粲然可觀一望而知爲吾家千里駒也任於舉業外留心靈素江漢間活人無算家計亦由是漸裕向之爲任危者至此皆爲任幸各思有以稱美之及與遇亦絕口不言其家事又絕無矜張之態存諸形容人之欲相稱美者所擬稱美之語遇又一無所用噫奇矣夫任讀書行事無異恆人豈常有齊物之心而忘懷得喪哉蓋其性情淡定有得於詩教溫柔敦厚者深故一切境遇皆能順

以受之安以處之而絕無怨尤之意存諸胸中也今
年春以醫聘偶來荊南同邸舍者半月聯床對語依
然少時黃郡應試光景而余則頹然老矣侄精神容
貌猶如五十內外人善飯健步少壯所不能及綜其
一生境遇觀之眞如持蔗倒啖愈進愈佳也談次出
詩一卷命余爲之序莊誦一過所作不刻意以求高
而出以冲和成以平淡無艱苦之容無桀驁之氣或
以莊語覺人或以微言諷世真有得於古風人之旨
者也顧詩之工不工世自有知者余特言其境遇表

其性情蓋必先知其性情境遇而後可以論定其詩也不然世之畜道德而能文章足序此詩者固不乏人侄概不之求而必索序於余此豈無故哉

光緒五年歲次己卯五月望日同庚愚叔氏澍丞裕澐敘於荆南府學之署

壽堂兄瓛唐先生六十序

光緒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初吉爲堂兄瓛唐司馬懸弧週甲之辰里中父老子姓既各以禮慶祝於其家維時司馬則權篆黔南荷城也吾知當斯時也賓朋

雜遝裙屐冠裳履舄交錯其稱觴晋祝者不知凡幾
人門外車馬喧闐者知不凡幾兩異鄉冠蓋之盛必
什倍於桑梓已第余與兄爲總角至好白首無間今
遠隔四千里而遙不可無一言以壽之雖然究以何
言而壽之哉惟撮余二人相交之始末及吾兄之生
平大概質實言之無取文飾庶使兩家子弟知吾二
人投分劇深永敦世好抑余之所言非貢諛者比也
兄　大父靖垣明經爲余曾王父太史公入室弟子
余　胞叔祖教授公及先大夫皆受業於　靖垣公而

余則又為　伯父秀卿公小門生也兄先宅與余比
居昕夕過從計余侍　伯父時年纔十二齡耳兄長
余二歲已端重若成人　伯父督課嚴雖酷寒盛暑
不少貸一起居一飲食靡不諄諄教誡兄亦兢兢奉
命惟謹以故氣局之恢閎德性之堅定蓋自其少時
訓廸已然也兄生有異徵長而敦篤性最友愛事二
親以孝聞故　伯父憐愛殊甚固識其能亢宗也早
歲負鄉黨美譽迨橐筆四方以來儼恪溫恭見者皆
知其為君子人也余少好弄不馴動與物迕兄則以

大度優容之以婉言曲喻之薰陶日久少時跋扈飛
揚之氣漸即消磨皆兄之教也兄通經學古文名藉
甚有聲庠序光緒己丑舉於鄉連上春官累登薦牘
以戊戌科大挑壹等引見以知縣請發黔中謂此間
地瘠民貧可以養廉可以式化亦不失吾家寒素宗
風也到省後以廉明勤慎見許上臺每下車政蹟爛
然舉凡豺狼滅迹嘉禾重穎紳耆上借冠之書朝廷
傳嘉獎之旨他如裁撤陋規清釐積案擬籌種植墾
復荒糧已累見於稟留稟覆諸牘中固無事余之瑣

瑣縷述也兄有丈夫子三人及三孫長君性縝密有
父風優增生三孫乃其出也次子敦樸頗異常兒三
亦儒邁仁人有後寖熾寖昌不其信歟聞兄鬚髮皓
然而精神矍鑠不減曩時誠壽徵也宋文潞者英紀
瑞周備武耄學彌勤本其溫良惠和之德發為甘棠
豈弟之仁行見紀卓異登上考開藩建節直易易耳
豈必終駐於黔中哉傳曰儉者德之共也德者福之
基也惟其有是德故宜有是福也天保之詩曰俾爾
單厚何福不除又曰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所以山阜

岡陵之頌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則期頤上壽固可爲兄預卜也余與兄少同研席長共遨遊升沈雖異臭味則同惡可以恒泛之言致瀆清聽乎所願異日者兄宦成身退優游林下余叨兄福庇憂患餘生尚及未塡溝壑或與兄杖策徜徉撫某楸某樹曰吾先人之所植也指某山某水曰吾昔日之所釣游也養性頤壽樂此忘疲其清福視在宦時當更何如耶吾兄睹此其亦歡呼子女爲晉一觴言念故人復能浮一大白否也

研愚弟寶書頓首載拜序

賦

思舊賦

霜心結氷履堅筆就湅姪靡瞻向余言　王三爺在元念得叔父行書余私意與在元三十年前作髫年今皆老在元耳根塵斷余亦眼霧觀花維去道如咫而握手無期言之愴然遂援筆呵湅作思舊賦借光西洋之鏡而書之非敢擅臨池之與聊以當魚腹之詞

緊日月之遄流倏忽馳驅其三十秋會面何難任爾

優悠余將割去此三十載竟以今日直接夫曩遊物將枯而復菀事將隳而反修髮將白而復黑齒將落而轉稠笑將止而復發談將盡而再抽顏將衰而又盛興將闌而欲留三十載中等諸烏有以今續昔如昨綢繆王子聞言當亦忘憂余乃躑躅中夜追索當年或敲枕畔或扣舟舷或揮麈於西寺之殘月或逐鹿於赤嶼之曉煙或講義揚班范之藻或揮毫渺鍾王之箋或讓步於頻後或掩袖於言前各有昆弟彼此相憐若乃蕉鹿夢於兩地楮鴻寄於各天以至松

柏由以蔭覆瓜葛因之纏綿亦誰非永以爲好而歡
言求舊者歟嗟乎如今亦安得不念舊乎彼金罇之
璀耀兮獨慨慕夫夏鼎與商彝彼大文之綺麗兮獨
取法於墳典與書詩悲時日之移換兮爭羨夫漢宮
之儀抑後起之娟好兮競崇夫高曾之規將使科頭
而賁踞兮何如寬袖而褒衣將使雕題而鑿齒兮何
如鐵骨而冰肌凡事有舊我爾何獨不宜客有過余
者曰如子所言亦何足據人皆趨新子獨懷故在元
耳或塞聰子亦眼昏如瞽此又安足語今時之蠢動

而聊托乎當年之情愫不知此正余與在元翦棄如
飴聾瞽自足者也天地之物耳遇之而成聲以雷霆
與土鼓同響黃鐘與瓦缶齊鳴方且謂鸞鳳之清唳
忽混以梟鴟之嚶嚶方且謂良驥之長嘶忽雜以蒼
蠅之營營此何如返之無聽而不爲啾啾嘈嘈之所
驚天地之物目遇之而成色蒼黃變素朱紫奪實九
章迷離五采眩惑誰是誰非或近朱而或近墨誰雌
誰雄孰知其白而孰守其黑何如返之無視不辯乎
青天白日而祗爲太息於是盡掃今情眷念交始不

見不聞有懷高寄千里命駕一夕相思咫尺遥阻百年夢寐庚子仲冬十九祉弟萬爾昇涷腕具稿

冬夜遺懷賦并序　　鼎緒

時仲冬月至日余客館靖宅獨坐挑燈怡然自樂忽朔風入戶明月盈懷感歲序之將徂念生平之壯往志未逮而老將至爲悵然久之因拈十五删全韻作小賦一則以示兒輩云

時維仲冬之月兮日經狼峻之山陽三辰其纔照兮正三至之令頒方書齋其兀坐兮樂西席之清閒忽

寒飔其入戶兮見明月之一彎人語譁於竹院兮犬亂吠於豻狦聽宵深之更鼓兮競喧豗以防姦念余蕭然環堵兮等蝸居之國蠻惟耿耿不成寐兮來蛸集之千般羨何從而何去兮可以滌夫隱患憶昔家自豫章衍派兮宅五湖之濱灣近秋岑之故址兮思槐里之組綸或登烏臺而效職兮白簡以黜豺貜或典棘闈而試士兮側陋則揚有鰥或光木天之蓮炬兮列玉筍之清班或重掄材於房閱兮悉振起夫劍鐶或樂黃堂之文酒兮息雀角以都嫺或擂英風於

百里兮杜遺饋於金鍰胡簪纓之紹繹兮以余厠乎
其間厠其間而多愧兮愧時命之孔艱始萱堂之就
萎兮勦雲翳其睫鬟繼日迷於椿萱兮悲無路以承
顏復積劬之善病兮漸委頓於弱孱更兒息之溘逝
兮俾余溺出焉潛迺恬神而養氣兮罄俗慮而俱刪
延鰥生於兎守兮庶克免乎病瘵猶幸無尤而相好
兮獲昆季之追攀何姜肱之共被兮竟別業之相闕
悵難安於容膝兮終難同於比翼之鸞昔余慷慨有
大志兮啟墳典以窺瞯仰科名於甲第兮詎增價於

闠闤傺風簷而拾芥兮游泮壁之清澴雖黌宮曾食餼兮尤郢諸之可扳逞雄師於文陣兮儼甲胄之躬擐方青雲其捷步兮豈倦飛而知還奈回溪之垂翼兮慚流水之潺湲縱頻叨夫鶚薦兮究何解於退飛之鷁而何殊於失素之鷳於是謝利名之徼逐兮羡桃李之紛媥慨衣食於奔走兮祇餬口於塵寰徧東西與南朔兮幾終老於轍環既葑菲之並采兮亦無棄於蒯菅或來程門之立雪兮或絳帳炳於目扳或策文章以命世兮或祖麗則而賦殷或假長城於五

字兮或高七步於管斑悉口講而指畫兮夫焉有所吝慳偉靖子之崇儒而重道兮匪破觚而爲圜欲延余而意遠兮區朱白與皂黶期帥資之剛直兮可砭愚而訂頑陋鸞鳩之竊笑兮息羣喙之嘲訕念待聘於新正兮時尙遠於秉簡胡此番之旋里兮早霜萎於花鬘惟優游以卒歲兮忘鬒髮之旣鬖悅親戚之情話兮奚所惜於體癗從玆效靖節之歸去來兮相與屏牙慧之嚬嚬

禮經彙纂緣起

綿祖

三禮爲羣書援据之宗讀書不讀三禮是猶舍筏而問津也乃二戴所記猶以國家制科之故諸生誦習於不廢然肄業及之已非曲臺之全本至周禮儀禮二經幾懵不知爲何事蓋三書之卷帙動盈數千萬言而錯綜散見之下彼此互異莫能畫一而條貫之是以讀不終卷恒厭而思去也嗟呼禮之亡也非一日矣奚必祖龍烈燄之虐叔孫綿蕞之私也哉綿老病學落竊於課孫暇日畧倣馬氏通考例分編而增

損之爲門一十有八諸因類附見者又若干條使先王之宏規偉畧不致塵封卷册几一事之首尾兩說之異同咸具各門之內庶讀之者開帙即得無俟獺祭而珠索也未必非養蒙之一助云其重見冗出無門可附者概行節去非敢僭於删經也葢亦本馬氏例以便初學記誦也云爾有志全經者聖朝右文崇古方將刋布成書黼黻乎天下矣即以此爲筌蹄焉可也

彙纂三禮甫脫稿即思禮記一書自威儀動定以

及脩已治人之要備載其中雖時有偏駁過當處然而微言大義醇乎其醇者往往錯見於篇章之内因前書專詳典制無門可附故又另爲一編亦以類區分之始於容貌終於獻遺俾讀者易爲檢求以補前書之所未逮云

書

寄二弟書　年茂

又寄二弟自丙子喪後未能灑然時復感悼旋卽自遣已而女輩分携孤館寂歷所賴東弟聚首一齋如手如足數日又赴館任雖三五朝便一出然去輒恍然如失而是時同鄉官于京者裁一少京兆兩行人兩額外戶部耳自盧吏部後江陵與國黃陂鍾祥四李前後以病與憂去而詩酒會中陶守柳州亦憂去矣明守太平矣陳漢樓罷歸矣近若譚伯懷亦守柳

州蔡虛齋又任都司貴州臬譚鳳斯殂朱庶常更以摧折其稍稍客邇者星鐘以憂去衷亦昆玉尹子剛何子乘前後以之任去同門趙然乙以憂去吳方嶽以罷職去同年聞陸亦各罷去其最密者沈紫石李定侯紫石館臨潁去半載矣定侯風發泉湧相見輒破愁寂能作卜夜談今又司鐸荊州以去其餘分飄難更僕數人命脆弱骨肉天涯既難爲懷兩載聚散頻又驚心況復內抱幽憂遭茲屯蹇謂我其能堪此哉今者徃來纔三數人又不常見端坐念吾生三十

七矣萬一如吾父十稔年如吾祖二十餘稔耳猶爲
不識字人發憤檢案頭書籍浩無涯涘抽一册展閱
再三掩卷如不曾讀者又且無謂應酬偶拜一客偶
客來一坐弱線未添日忽忽望崦嵫下矣寄語諸弟
及時爲之到中年後爲祿仕所縻即欲努力亦不可
得往者不可悔來者其可追乎然愚兄亦不爲是慼
慼也天心仁愛假之憂慼更復怨尤彌滋罪譴以磨
折之後用意堅定饑則食寒則衣渴則飲不屑意升
沉何似亦不思愁其心腸值奏書便如小兒解事值

站班引見如縣官點卯值考試如鄉里自好人受官
杖月領館費八兩即盡易錢止得六千有奇僕賃之
須芻豆之價慶弔之儀幾去其三之二到手輙盡東
弟入城然後一親理之事急始一求人度不可得即
閉戶客至諧談移日自上月望下月費來如赦自晨
起至夜如年亦不介意俸米可支歲內煤直須年底
清給初買一炕約煤費纔十數文炭錢頗省肉菜豆
腐之屬蓋不貴于南方我爲諸生常不食爲舉人三
日二食而今家中徒四壁立上廬母憂下累諸弟勤

苦先骸未厝婚嫁踰時事若蝟毛債如山阜安坐而
食自羞衾影乃復以此見少是眞不知足人也內子
之未死也向因術者言甚憂之且以不得子爲憾我
笑曰我恨不爲明道先生此何足言雖一時戲語亦
知其所存異于往日矣嗟乎肅矣我祖愼終如始我
兄弟十餘人安得一二能光大前烈者乘雲氣負青
天我乃假其餘息歸而相煦于野馬塵埃之間絕口
不談世上事快甚快甚俗云目不見爲淨又云耳不
聽肚不煩非家信及之其敢發吾之狂言本日又書

紙盡不能悉

文

百日度長子爲壯文　　爾昌

何所投識而來何爲促奪而去棄我如忽閃我難明想兒之聯壁書聲想兒之茅堂燈影想兒之有商必合想兒之屢試必偕似兒命相文章孰不推許乃兒音容壽算忽以崩摧悔聽庸醫輕投刼劑致汝遂困床褥合家環守晝宵力疾好言勉勉二人實慰縣來譫語種種一切苦愁知汝强死匪甘猶不作平流之顧戀據汝淸修無忤或疑是前刼之沉綿爰當百日

之期意度三生之厄嗚呼以六十四歲之父哭二十七歲之兒可憐二十七歲之兒僅留未及三歲之子嗟予白髮看哺幼雛忍子青年竟去老蚌痛精英以何續傷血淚以皆枯再念我母終天汝時方只六歲又念我父見背汝才十有八齡當記祖母之杖携當憶祖父之屬望奈我伯兄之没汝纔八月有餘因予得子之遲深深慶幸念我四弟之亡汝向九歲未滿見汝生資之美處處誇稱是皆期汝青雲之立登豈忍料汝黃泉之早見更溯高曾以及三黨又因祖免

以逮十倫是用普招咸來共濟嗚呼兒今或轉輪陽
界則知無作孽以再誤于世雙親兒尙或游戲閻浮
則似此温良必當儵然自在惟慟余昏昏若失尙告
余歷歷如存念兒片刻九迴呼兒一聲千淚

壬辰譜成告祖文　　廷琯

恭惟列祖派衍豫章喬遷荊楚自聿來胥宇逮兹已
三百餘年溯厥初生民于今才一十七世著籍則由
陂邑而岡邑而江邑環羅凡幾邑料丁不下數千別
派則由大宗而小宗而同宗追本各分宗數典敢忘

萬一顧欲共牽瓜瓞先期詳列本支故禮必統之有
宗而法惟備乎一譜奈德厚光遠兩朝來代鍾達禮
孫子勤思收族以敬宗而族大支繁數邑中不無莫
識宗祊僅屬編氓之知禰詢以世次半未上心欲與
考詳全難措手以故家云世矣卒因譜尚闕焉茲者
十四世孫以下孫曾等深恐世遠益湮浸致信傳益
疑爰自十世以下謹依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之義用
于一宗獨恐而繼祖繼禰庶幾統緒綳繩自十世以
上業成杞不足徵宋不足徵之傷惟有一脈相承而

爲穆爲昭聊俾源流井井念遠祖已詳其昆弟慨無
從紀昆弟之子孫顧一宗方萃夫雲礽不亟圖繫雲
礽于宗祖乃成支譜用告先靈恐淡垂違敬疏義法
宗禮久廢適庶亦同祖所宗嗣法惟親孫曾或間代
以嗣爲人後者既有後于所後亦許身自歸宗無嗣
亡者雖久亡而勿亡必議繼爲主祀不忍子死其父
姬妾雖無出必存不敢廢溺於殤中下雖宗子不後
畧原禮意祗冀情安謹用明宣尚其降鑒

合葬黄陂馬家港告文　廷琯

嗚呼我皇考仙遊三十餘載太夫人即世二十一年已矣此生曷其有極然而踰月之期既邁卜臧之事未終兩大人盛德常留庇應百代于小子罪端深重痛入九泉歲次在寅先君不祿後事皆敬從遺命喪儀亦謹稱寒微爰卜宅旁冀安墓側嗚呼素親庭訓何能再侍親顏未讀父書從此三年讀禮至窆安告餕之日正成均入貢之年七載京師慈容未慰一官巴蜀薄祿承歡乃道難兮因難就養日曠兮遂曠晨昏嗚呼甫膺西蜀之衝從王滋愧卒遇北堂之變將

母未遑既虛愛日之懷永抱終天之恨洎乎歸田解
組載賦還原方得林下棲遲一親祀典從俗請安之
說思遵合葬之儀嗚呼一抔未安寸心如割悔前非
痛深霜露踈問視罪重邱山數載以來未遑寧處聊
步前賢之後用倣術士之蹤敬卜西陵永安東鄉至
於穴王何吉砂王何祥水山暎乎中央龍虎環於左
右克定陰陽之向爰分上下之宜非小子所敢預知
惟先靈寔能奠位嗚呼小子瑨亭亭弱質鹿鹿風塵
始托冀北以棲身魂飛梓里繼赴川西而涖政夢接

萱堂乃匏繫一官風清兩袖維朝廷位卑秩薄三命
依然予小子才譾學疏萬難堪此是皆我皇考義方
之訓亦太夫人教育之功固宜食報千秋俾得福庇
百世者也暮雲慘淡風木淒涼茲值封期用申奠敬

祔葬武昌芝山寺告文　　年茂

痛惟吾母坤靈毓德汝則含芳冑傳宋后媚比周姜
曰歸吾父懿行斯彰孔昭大義君子頡頏諸父諸母
口碑載揚哀追耳熟和淚難詳粤母初歸主饋承筐
維大父母具慶高堂大父尹浙廉吏空囊分遺何有

清白餘光以貧佐養敬罔弗將吾父胸次豁達慨張
北海座上賓客斯皇不庖何饌不米何漿經營供具
有母在房和於諸母調劑柔剛恩流婢僕普託慈航
尤樂推解罔爲貧妨時勤惠問族里窮氓往往內顧
隔宿無糧饔飧弗給自饜糟糠嗚呼吾母福應無疆
如何一世喜短憂長公姑逮事夫子賢良詵詵膝下
兒女成行室家之樂亦日尋常胡然堂上俄壞木梁
雖終壽考母心則怦繼遭吾父中道倏亡煢煢兒輩
孤苦悽惶家筵益落俯仰誰相哀惟吾母拮据屏當

婦則兼子力事姑嫜物備於養哀致乎喪母則兼父
教兒義方和丸志苦截髮心長嗚呼吾母已歷憂痒
迨兒粗立廿六舉鄉母方稍慰謂福初穰寧知越歲
遽復罹殃殀吾三弟痛裂肝腸幸兒遭遇今上當陽
仰承積蔭叨列庶常榮及生我紫誥龍章載邀秋榜
恩益湛汪諸父二弟並足騰驤肇玆逢吉兒職縹緗
試差隨典言路從襄妙齡季弟亦捷秋場母心則喜
母色弗痒彌敦儉素謂兒性剛未虞尸曠所慮倔僵
行居患難歐母言坊洎兒執簡一任直狂蒙恩寬宥

歸侍母旁時方抱子襁負蹁蹌母迎笑謂今知允臧
有子事足全節名香公私兩得爾更何望啜菽飲水
我則慣嘗敬聽慈語漸慰心藏自是以往故帙重裝
勉營善養母以安康永言承志庶曰未央豈天不弔
多故仍橫收存諸姊姊夫兩傷撫成弱息既重籌量
尤哀季妹甫笄孤孀兒罹天譴予慘夭殤念母如割
強譬以佯胡堪季弟踵夢黃粱嗟哉此際闔室披猖
母心何任叢集鍼鋩更餘隱痛計兒宗祊連占得妾
廢以子償母情何迫天悔寧忘幾年盼斷莫慰心忙

哀惟吾母八十春光喜能有幾憂則無方遂令萱草
痛萎凝霜倏逾四祀繐帳淒涼追思懿範魂夢茫茫
去年二姪幸入膠庠今年二弟叨任鹽場兒亦抱女
或導男祥明明在上應篤餘慶痛兒不見上壽稱觴
已矣吾母永隔幽明擬圖吉兆歸母仙妝牛眼有待
營築未遑玆將扶殯祖父靈岡敬諏吉日奉柩啟行
母兮有覺無震無慞伏惟靈爽駕鶴先翔嗚呼尚饗

跋

秋水岑詩集跋　燦

先君年三十後隱身懷道杜門嗜古所著有史求共三十卷滋言上下兩集秋水岑集入膾炙同志累尺餘許家貧未能付梓晚年老喜索枯以自娛悅如雁字梛眼指頭禪偶然作皆三十首哀暮不欲自暇逸且以寓其歌泣亦離騷遺意也梅花百詠歲壬戌作時年六十有八每日拈三韻于指掌間刻匝月而成訛脫稿時示不肖曰夯肌抉奥細及徼茫純是理學

矣距今又三十餘年其含毫思邈慘淡經營猶如昨日偶於笥中檢出度歲後重寫思付剞劂吉光片羽聊志遺澤殊自慚赧耳吾鄉林果存先生林下名宿也閱此有閣筆行幾二百餘字頗極欽服詩亦高勝絕倫惜剝落不獲存錄亦恨事云男燦頓首書後

秋水岑詩集續編跋　邑

高祖大節在淵明詩亦得其遺意遂安毛鶴舫先生嘗以是稱之而序其五種行世（古詩柳眼雁字指頭禪各三十首梅花百詠）稿惟高祖自癸未兵燹後年甫三十絕意仕進足

不入城市者四十餘年其間感物托懷豈止于是且其立文社郢城時嘗與鄔夢陽郭价維梅郢青劉東生諸君子號稱莫逆癸未後又與同邑王子雲竟陵胡石莊流寓江南杜茶村數先生俱以耆年厲高節想其幅巾藜杖煨被連床此唱彼和不一而足質之毛選抑又缺如唐子畏云後世知我不在是今必以是爲知高祖者是淺之乎爲丈夫也獨是先人著作手澤所存若罔聞知此罪何極邑因於舊篋殘編搜尋數過並高祖流覽過從諸處訪諸故老參之同人

寒暑十易續成茲編歲癸巳讀書樸齋檢舊所得間有彼此互易者再加讎校凡得古今體詩四百三十五首其中仕宦酬和風容流麗諸章俱係癸未以前所作過此以往自二三故人外惟有抱膝長吟而已邑生也晚未能按時排纂謹依詩體分爲六卷繕寫成帙以備遺亡昔梅聖俞工於詩不自收拾妻之兄子謝景初輯其所得爲十卷後十五年聖俞卒歐陽修擇其尤者行世邑以一家作述惴惴惟不克負荷是懼擬之景初情更切矣特以散佚在六七十年後

綱羅舊聞是則難耳世之覽斯編者發潛德之幽光合之毛選都爲一集亦如文忠公之於聖俞也則喦實有厚幸焉乾隆癸巳年季春月朔八日

一家言跋　　希洙

叔父蒿渠先生嘗欲裒集先世來文字號一家言商之從叔南泉先生躍然願爲襄事洙少時側聞此議頗知喜且愛三字取義甚精熟識不忘厥後兩叔屢以爲言洙亦時以間請卒未竣事今蒿渠叔已下世而南泉叔又主講諸省書院勢未暇及竊不自揣欲

踵行之以齒近五十精力衰頹兼之寡識僅以意畧爲蒐輯前者不可得見也自八世始抵十四世其九世亦闕十五世後登其亡者書義十有九卷經義一卷詩古文詞等十有七卷合三十七卷凡一千七百八十九首揆諸兩叔本旨未審奚似亦聊完當日之議使此三字不至高閣云爾洙案國初笠翁李氏以一家言名集他如二方二徐王氏六子儲氏六子諸刻皆此意然或有制義而無雜著有雜著而無制義或止一人而不及其他止數人而收之不廣以此相

衛庶幾稍爲快慰者歟顧吾族布居江夏黃陂黃岡三邑今但于黃岡特詳倘更搜索以補其遺併合三邑後來之作彙爲續編則私竊有志而又以望諸同族者也是役也起仲春迄冬季不間寒暑無問朝昏凡十有一月其邪許之助則諸弟姪不可誣而立天中素尤任事云

往予與楷林兄纂輯一家言口吟手披暇則談及族事之當先者猶憶兄嘗告予曰目前族事莫大於豎碑修譜乾隆壬辰偕予輩四三人纂輯譜稿

諸譜譜內內編詩古文詞爲一家言之所未備者十四卷今予再加補訂開雕墓碑以次豎立者詳八九搜補之仍然一家言之遺意也兄今下世已二十九年謹書跋尾以誌人琴之感昂注

書先侍御集後序 孫鼎勷謹誌

楚水江漢會同循江西南數十里曰武湖武湖者三國時黃祖習水戰地也自是山勢綿亘達乎豫郊竊意山川雄傑蜿蜒鬱積必篤産偉人以洩靈異若公所謂偉人非耶方公官翰林也乾隆初例進經史公搆君子以虛名授人疏進言切直天子若有怒容鄂西林相國召謂曰汝瀆言乎言有濟耶公曰爲人臣子必計言濟否而後言不敢存是心也相國者公會試受知座主也詢云尙未食耶呼具食當時天子之

究直相臣之作人至於如是及官御史所言皆關天下得失不具誌誌其去官一事乾隆丙寅四月駕幸翰林院大小臣工祇肅序迎適要人侍郎至有二學士向前屈膝請安侍郎與講讀學士體制相埒莫不相顧駭絕公以翰林從無此體而二學士諂屈紊制遂劾奏時同班二人願爲証詰問時畏威懼累詭云未見公坐不實罷歸夫剛果柔弱各自性生二人先勇助而後退避常情無足怪者易曰君子以立不易方不易者幾人而責之庸庸乎哉是時江南鹺政盛

過客有因者厚賮之同朝競投書爲公計資斧公一旦覓度輪車行衆咎公而時有大吏竟按驛查公與官長交接否無所得此見公之智足避禍廉足立身而不謹蹇謗爲也公在台日又言天下事病於例繁吏持例上下以易法莫若删定訂例於律使有成法不移雖未用其言而言之應若合符節云公以侃直不諱而遭盛時無纖芥之禍固爲公幸而爲國家幸者視漢之於蓋寬饒唐文皇之於劉洎何如彼非三代下令主哉其去我朝不啻倍蓰矣公行蹟詳家傳

而獨書此一二事者知此一二事難能而可貴也嘗
循湖岸而望遠山慨然曰靈異之鍾在是乎公其不
朽乎公其不朽乎書其後者公之孫勳也